

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

人倫門

父子

子未盡孝當教化之

蔡久軒

子盜父牛罪當笞至於不孝一節本州當有以教化之豈可便  
行編管送州倉廳且將彭明乙枷項日程仍今日設拜其父候  
父慈子孝即與踈放

父子非親

蔡久軒

夏達非徐明親子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於其病也

只寄之他人之家、今若強其歸徐明之家、未必不速其死、仰且  
在何婆之家、候病愈日、示徐明、責領所有月糧、合還、裏達在何  
家、為日食之資、

母子

互訴立繼家財

蔡久軒

姜子朝為人之壻、肆其褻侮、而欲絕妻家之祀、徐巖甫為人之  
子、不能公於財利、而激其母之訟、李氏為人之母、私意橫流、知  
有壻不知有子、知有女而不知有夫、家三人者、皆不為無罪、姑  
照會廳所擬行各責戒、勵狀如更紛紛不已、徑追姜子朝、正其

離間人母子之罪，追徐敬甫正其不能承順其勞之罪，如是而又不已，則是李氏有意於絕其夫之家，在官府亦不得而恕之。各盡其為子為母之道，毋貽後悔。

讀孝經

蔡文軒

送縣照已行戒約，但子之於母，自宜孝順，於母所敬亦敬之，而况所謂外公者，禾田業固不可逼覓，至於一、二家事之類，亦何足道。監下替彭宣教讀孝經一月，帖縣喚上徐立之來問，限三日。

母子兄弟之訟當平心處斷

吳雨巖

聽訟之法公則平私則偏所謂私者非必惟貨惟來也止緣忿  
嫉多而哀矜少則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視韓應之歸隱  
均許氏之子也韓應之妻子之情深則子母之愛重若韓門則  
所謂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愛小子恨不哀長益少韓應之乃  
不能勝乃挾阿奴自刻之事以操持之欲勝弟是欲勝母也應  
之自有罪然挾母訴兄誰實先之為政者但見誣論可惡鍛鍊  
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倫也奈何而不平心  
邪當是之時兄為官司所囚禁雖欲哀告其母耐借其弟而共  
辭不得以自致母與弟又自有譁從主持雖欲少寬其子少全

其兄而其事不得自由外證愈急而獄辭愈刻以深於是不孝  
誣告之罪上聞於省部矣若使信憑斷下應之死則死矣許氏  
殺子韓閔殺兄以刃與訟有以異乎許氏何以爲懷韓閔又何  
以自全於天地間幸而疏駁當職遂得以選擇好同官俾之引  
上三人作一處審問然後母子得以相告語兄弟得以相勉諭  
而譁徒不得以間隔於其間融融怡怡翻然如初爲政者先風  
化刑殺云乎哉財產乃其交爭禍根今已對定若論韓應之韓  
閔之罪則應之難竟坐以不孝之罪然亦有不友之罪若韓閔  
則亦難免不悌之罪矣然皆非本心也最是前申謂應之不合

謂其母不是我娘，欲坐以極典，但未審小弁之怨，孟子反以為親親。此一段公案，又合如阿斷，今以應之閱，各能悔過，均可置之不問，但應之以阿孝，自勿資給，誣告一節，終難全恕。既令其天倫，合去其人，偽申省取，自指揮所有二據，先照給。

因爭財而悖其母與兄，姑從恕，姑不悛，即追斷。

胡石壁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無他只是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而已。若於父母則不孝，於兄弟則不友，是亦禽獸而已矣。李三為人之弟，而悖其兄，為人之

子而悖其母，揆之於法，其罪何可勝誅！但當職務，以教化為先，  
刑罰為後。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財利之末，起紛爭之端，少入  
見利而不見義，此亦其常態耳。恕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  
他時心平氣定，則天理未必不遷。母子兄弟，未必不復如初也。  
特免斷一次。本相押李三歸家，拜謝外婆與母。及李三二十六  
婦，仍仰隣里相與勸和。若將來仍舊不悛者，却當照條施行。  
毋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

胡石壁

當職承乏于茲，初無善政，可以及民。區區此心，惟以厚人倫美



教化為第一義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於親戚族黨隣里之間則勸以睦鄰任卹委曲開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頑之意剽聞道路之論咸謂士民頗知感悟隱然有遷善遠罪之風雖素來狠傲無知不孝不友者亦復為之革心易慮當職方竊自幸忽阿周以不孝訟其子為之驚愕羞媿引咎思過謂我為邑長於斯近而閭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寧不負師帥之任哉因思昔仇香為雍亭長民有陳元者以不孝為母所訟香驚曰近過仇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遂親至其家與其

母子共飲為陳詭人倫諭以禍福元大感悟卒為孝子鄉人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鳩哺所生至今載之青史為萬世美談今馬圭之見訟於其母與此事適相似恐亦是教化未明之所致亟呼其母至前詢問其狀乃備陳馬圭不肖之迹父母與之以田則鬻之勉其營生則悖之戒其賭博則違之十年之前已嘗為父所訟而撻以記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而且以為然其間更有當職之所不忍聞者觀其所為若此則是真以為惡人非復如陳元之可化矣當職心實忿焉從其母之所請刑之於市與衆棄之矣早聞其母又執至其父遺囑哀矜惻怛

之情備見於詞意間讀之幾欲墮淚益信天下無不慈之父  
只有不孝之子罔極之恩馬圭雖粉骨碎身其將何以報哉但  
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詞而其母亦復惻然動念不勝慈  
之愛當職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為母子如初  
歟今更不敢坐馬圭之罪押歸本家親臨舍親戚引領去拜  
謝乃母友愛乃弟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詞定當科以不孝  
之罪所有馬早遺囑錄白一紙入案更以一紙付馬圭歸家時  
時誦讀使之知乃父愛之如此其至則天理或者油然而生爾  
仍特支官會二十貫酒肉四瓶付馬圭俾得歸家以為諸召親

戒隣舍之用

毋訟子不供養

胡石壁

發婦阿將竅然子立所恃以爲命者其子鍾千乙而已其子狼狽如許既不能營求勺合以贍其母阿將貧不聊生至鬻其榻以爲朝夕剝牀及膚困窮極矣鍾千乙又將其錢去用久而不歸致割其愛聲訴于官此豈其情之得已哉鍾千乙合行斷治今觀其母羸病之餘喘息不保或有緩急誰爲之倚未敢寘之於法且責戒勵放自此以後卽革心悔過以養其母本州仍支五斗責付阿將且充日下接濟之項

子與繼母爭業

天水

自栢舟之詩不佞寡婦始不能守義以安其室自凱風之什既  
廢人子始不能盡孝以事其母載村遺編爲之三歎吳和甫貞  
士今已矣矣不知其爲何如人今考案牘見其家儲書數千卷  
必也佳士前室既亡有子七歲再娶王氏所望百年相守者王  
氏果賢當知敬以事其夫思以撫其子此婦道也既嫁從夫其  
心豈容有異續置田產所立契券乃盡作王氏姓奩其立法  
之意蓋爲兄弟同居妻財置產防他日訟分之患耳王氏事  
吳貢士上不見舅姑之養下亦無伯叔之分析一門之內秋

臺以上皆王氏夫婦物也何用自立吁嗟私置物業此其意果安  
在哉具貢士溺愛一聽其所爲固已失之當時王氏蓋已無求  
失靡他之志具貢士嘉定九年九月死家道頗溫王氏若能守  
志自誓扶植門戶且教其子使之成立不惟王氏可爲節婦具  
貢士亦且有後矣一念既偏但知有身不復念其夫若子具汝  
求爲非淫佚狂蕩弗檢王氏席卷於其上汝求破壞於其下子  
母之恩愛離矣具貢士之家道壞矣未幾王氏挈子囊橐再嫁  
汝求傾貲產妻費貧不自支遂致交訟豈復知有孝道能誦  
我無令人之章事既到官當與究竟具貢士無恙時有屋

一區有田一百三十畝器具什物具存死方三年其妻其子破  
等無餘此豈所以爲人婦爲人子哉王氏原有自隨田二十三  
種以粧奩置到田四十七種又在具收拾囊篋盡契以嫁人其  
汝求既將故父遺業盡行作壞豈愿更與繼母計較成訟今據  
所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係其故夫已財置到又有質庫  
錢物盡爲王氏所有然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  
尚復何說具汝求父死之時非是幼穉若有質庫錢物何不  
自行照管方其質庫產妻費之時何不且取質質庫錢物使用  
繼母已嫁却方有詞無乃辨之不早乎以前後亦有領去銀器

財物批照具在已上二事皆難施行但王氏吳貢士之妻也吳汝求吳貢士之子也儻未忘夫婦之義豈獨無子母之情王氏改適既得所吳汝求一身無歸亦爲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爲念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宇業與吳汝求居住仍仰吳汝求不得典賣庶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於地下矣各責狀入案照會契書給還

兄弟

兄弟之爭

蔡文軒

所擬已明但以情而論則黃居易姦狡而二弟拙鈍黃居易稱



厚而二弟貧薄想父母存日居易霸上管業逐遠諸弟未必不以父母之財私置產業然其智足以飾姦既於分閔內明言私房續置之產與衆各無干預又於和對狀中聲說別無未盡積蓄真所謂此地無金若干兩者殊不知國家條令豈被此曹聲說點破而不行哉兄弟之身其初只父母之身也世間一等無知之人爭小利便視如仇若不相識甚可悲也黃居易當思同氣連枝之義絕彼疆此界之心周卹其二弟使兄弟和氣復合不然則父母在無私財索契送獄自有條法在母貽後悔示三名取無爭狀尋喚上各人讀示並不伏責立爭狀又據黃

居易狀情願備已錢一百貫十七界官會津惠二弟等事并據  
黃居易狀陳再送金廳呈金廳官書擬因依奉台判田業事不  
屬本司但以兄弟之爭故俾息訟以全天倫今三人者嗜利無  
恥頓不可化押下本州請徑自從條斷遣

俾之無事

蔡文軒

果能消爭融隙變開爲怡此正當職之本心特從所請如速具  
無爭狀併申如更展轉嗾使定照已判施行繼據程若汚狀兄  
若梁第若庸同狀立合同連等文字乞行印給所是匿追姪其  
殺等乞行免追外僕金先詹安罪犯聽自施行尋責據各人審

供事狀呈奉台判兄弟叔姪交爭與訟此風俗大不美也微爲  
江東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觀風問俗者之罪也委曲勸諭導以  
天理今若汚若涇若庸齷到兄弟連押了辨祥尋合同文字及  
無爭狀赴司則其兄弟之間退省靜思良心善性固未泯沒也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即是好人案印給合同文字付各人收執  
其大其殺特與行下免追仍請若涇若庸若汚兄弟念同氣之  
親思鵲鷦之義勿信嗾使教唆之言輒興傷風敗俗之訟若再  
來奈煩必將無理之人重寘典憲各請改過毋貽後悔專責而  
後再認罪罰狀入案訖並放

兄弟能相推遜待不褒賞

胡石壁

當職守郡半年矣每慙教未至不能使百姓興於行誼入孝出  
悌以追還淳古之風而同室之聞閭牆之爭幾無虛日正此閒  
閒思過朝夕不遑而數日以來乃忽見奉蛙兄弟相推遜於溪  
洞之中劉陶兄弟相推遜於鄉飲之際不覺爲之嗟嘆咏歌而  
繼之以舞蹈也夫財物人之所有失之於此可以得之於彼失  
之於今可以得之於後兄弟天之所生一失之餘不可復得言  
之人所以舉千乘之國遜於兄弟不啻如散筭者蓋有見於此  
也若奉蛙劉陶之所爲豈不當乎古人中求之乎昔王祥王覽

當東漢之時兄弟隱居三十餘年以孝友聞其後子孫極蕃以  
大更六朝記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博而後已率蛙劉陶兄弟  
儻能以王祥王覽之心爲心則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矣嗚  
呼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當職肩勝司馬牛之歡棠給椽付劉更  
收掌仍令客將司擇日備禮請劉同人兄弟併奉蛙兄弟赴在  
當職當親酌酒以見贊善之意王武別股教父亦足教孝是  
日併呼其子父坐之堂下賜以酒示褒賞持榜市曾兩縣

兄弟侵奪之爭教之以和睦

胡石璧

大凡宗族之間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興未

有乖爭而不敗蓋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孫血氣骨髓自呼一  
源若是伯叔兄弟自相欺凌自相爭鬪則是一身血氣骨髓自  
相攻相尅一身血氣骨髓既是自相攻相尅則疾病病患中外  
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聖賢教人皆以睦族爲第一事蓋以  
此也奉璿奉琮皆是一家兄弟以今日論之雖曰各父各母似  
覺稍踈然以祖先視之皆子孫也祖先之愛奉璿無以異於愛  
奉璿祖先之愛奉璿無以異於愛奉璿奉璿奉琮若能體祖先  
愛子孫之心則兄見其弟必曰是吾祖之孫也吾何可以不恭  
之如此則必無爭必無訟矣惟其不知以祖先爲念於是爾我

始則相視爲路人，後則相疾爲寇讎。嗚呼！祖先養育子孫，只望代代孝順，人人愛友，以共保家業，以共立門戶。而一旦爲路人爲寇讎，死者有知其能瞑目於九泉之下乎？當職觀奉瑄兄弟供吐之間，儘有條理者，來亦曾讀書，非其他懵然無知者比。而其所以興同室之鬪者，度只是一時爲利慾所蔽，無人以天理人倫開曉之耳。當職叨蒙上恩，假守于此，布宣德化，訓迪人心，正太守之責也。今奉瑄兄弟本無大可爭之事，而又粗有可教之資，其可不以誠心實意教之以人倫，以感發其天理乎？爾兄弟今當各思吾之身是祖先之所生，兄之身弟之身亦祖先之

所生不知愛吾之身是不知道祖先也徒知愛吾之身而不知  
愛兄弟之身亦是不愛祖先也必愛兄弟如愛吾身然後爲盡  
奉先之孝所謂愛者如何出入相友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  
相救疾病相扶持雖刀小利務相推遜唇吻細故務爲涵容此  
之謂愛也或因一朝之忿與閔牆之爭兄則欲害其弟弟則欲  
害其兄以賊害之心內施於手足之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奉宗兄弟其可甘心於此乎且觀奉璿之詞所以攻其兄者無  
所不至惟恐不勝其兄也奉琮之詞所以攻其弟者亦無所不  
至惟恐不勝其弟也當職謂奉璿蓋反而思曰使官司以我爲



直以兄爲曲以加之罪或杖之或黜之吾固不恤也然我祖先  
若見兄之遭杖遭黜其心將何如哉奉瑋亦盍反而思曰使官  
司以我爲直以弟爲曲而加之罪或杖之或黜之吾固不之恤  
也然我祖若見奉瑋之遭杖遭黜其心又何如哉吾爲人之弟  
而至於杖其兄黜其兄吾爲人之兄而至於杖其弟黜其弟不  
知所謂兄弟者果誰之子孫誰之血氣骨髓乎嘗祖先之子孫  
傷祖先之血氣骨髓也將何顏面以奉祭祀以上丘隴乎異時  
身死之後見祖先於泉壤或問奉瑋曰汝兄何爲遭杖遭黜汝  
將何辭以對乎或問奉瑋曰汝弟何爲遭杖遭黜汝將何辭以

對乎爾兄弟能一念及此則必幡然而悟不俟終日而遷善遠  
罪矣昔日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  
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爭同居如初當職諄諄之誨視蘇瓊  
又加祥焉爾兄弟其可不如清河之民乎請推官更切開譬折  
衷在前如果自悔棄訟下各相償還自今以後輯睦如初不宜  
再又紛爭以傷風教如或不悛定當重賞無所逃罪矣

兄弟之訟

胡石壁

郝應龍兩月前曾當廳投狀以訟其兄當職覽其詞觀其貌便  
知其是一無理之人書判之間已示懲戒之意未幾其兄應祥

果訴其不恭其弟應麟又訴其不友竟不逃當職之所料終兄  
之臂而奪之食猶且不可况揮肱以折其齒執槌以叩其脛乎  
且應祥嘗養應龍之子爲子也不幸短命而死則又養其女以  
爲女矣及笄而嫁之爲兄如此亦不可謂之不友矣應龍何乃  
不念天顯而不恭如此之甚邪豈惟不恭而已哉嘗有慈親年  
踰六十義既乖於同氣孝寧廢於母心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  
炎於中遂至不孝於母不恭於兄不友於弟舉天下之大惡一  
朝皆爲之而弗顧若人也其禽獸之不若矣尚何面目以戴天  
履地乎今應祥應麟恐傷慈母之懷不欲終訟固足以見不藏

怒不宿怨之心但應龍罪惡不可勝誅難盡從恕以恩掩義者  
兄弟之至情也明刑弼教者有司之公法也二者不可偏廢那  
應龍從輕勘一百至若分產一節雖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  
孫不許別籍異財然紹熙三年三月九日戶部者詳凡祖父母  
父母願爲標撥而有照據者合與行使無出入其說以起爭端  
應祥兄弟一力財產既是母親願爲標撥於此項申明指揮亦  
自無礙今復混而爲一固不失其爲美但應龍頑嚚之心終不  
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復爲他日之厲階固不若據已標撥  
各自管業以息紛爭之爲愈也此非有司之所能決母子兄弟

自擇利而圖之

弟以惡名叱兄

胡石壁

丁細七盜葬祖墓既從遷改其罪已可原但與丁居約丁五十  
二為堂兄弟畧無交愛之義而遽與誣罔之詞狀中所稱一則  
曰丁花晚再則曰丁花晚為人之弟而以此等惡名叱其兄委  
是有傷風教杖一百枷項令繫半月餘人並放

兄弟論賴物業

劉後村

在法已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及滿五年而訴無分遺法者  
各不得受理翁睦翁顯係親兄弟其父翁宗珪在日有田五十

八種於淳熙十二年分撥與二子各得田二十九種宗珪慶元六年死翁擘將所得田二十九種盡行典賣又曾將共段田陪併與弟翁顯原契見存翁顯又曾執親隣就丁政遠邊贖得翁擘原典田及作翁園名典得魏齊箕田鄉民辛勤增置此小田業豈真容易翁擘已死其子翁填覬覦乃叔物業輒妄入詞稱是翁顯將在衆錢物置到田產畝行均分自淳熙十二年至今已及三十六七年翁顯執贖并置到田業皆是嘉泰已後又有是嘉泰十一年者豈得是在衆錢物委是被人教唆妄生詞訴且免斷契給還翁顯餘人並放

兄侵凌其弟

劉後村

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相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若一一如常人究極，至於極盡，則又幾於傷恩矣。丁瑠、丁增係親兄弟，父死之時，其家有產錢六七貫文。丁瑠不能自立，就弱村婦，縱情飲博，家道漸廢，逮至兄弟分析，不無偏重之患。既分之後，丁瑠將承分田業，與賣罄盡，又垂涎其弟侵漁不已。丁增有牛二頭，寄養丘州八家。丁瑠則牽去出賣，丁增有禾三百餘，貼頓留東由倉內。丁增則搬歸其家。丁增無如兄何，遂經府縣。

併牽牛搬禾入陳諭追到了璠無以爲辭却稱牛是衆錢買到  
禾係祖母在日生放之物尋行施照施丁增買牛自有照據祖母  
身死已久安得有禾留至今日蓋丁增原係東田居住因出贅  
縣坊內有少祖禾安預東田倉內丁招挾長而凌其弟逞強而  
奪其物而到官尚復巧辨飾非以蓋其罪官司不當以法廢恩  
不歎盡情根究引監丁璠備牛兩頭仍量備禾二貼交還丁增  
如更不體官司寬恤之意恃頑不還併勒丘州八仍追搬禾入  
一併監還丘州八阿張押下衍知寨楊九劉二先放

兄弟爭財

劉後村



崇祿之華鄂不辭謙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天倫之至愛舉天下無越於此乎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學發身可謂白屋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鴻鴈行飛一日千里門戶寢寢差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溫飽而弟亦何忍坐視其兄而不養乎墳以倡之箠以和之此天機自然之應也今乃肆作弗靖視之如仇敵乘其迂從之來陵雪之狀殊駭聽聞且其家起自寒素生理至微鄉曲所共知也端謂其將從就學之日用過衆錢一千緡是時雙親無恙縱公家有教導之費又實主之今乃責償以此恩愛何在况徐教授執出伯兄前後家書具言

其家實東之狀歷歷如此徐端雖竄身吏役惟利之聽豈得不  
知同氣之大義顛冥錯亂絕滅天理一至於此乎前此見於兩  
府判之詳議者至矣盡矣州家恐爲風教之羞且從僉廳所申  
脩以和議過此以往或徐端更肆無厭之故歸訟不已明正典  
刑有司之所不容姑息也

與義兄爭業

包宰

女如乃阿黃前夫之男帶來嫁與丘閏阿黃與丘閏共爭再生  
丘寅丘寧丘閏必不肯私其妻前夫之子若有置到田業合作  
丘閏名字索到丘如戶下契書並作丘如名字交關此是丘如

將故父財物營運置到無疑丘閏之詞亦謂自置田業依丘閏  
名字立如自營運到作丘如名此却是丘閏本心說話所謂狀  
上語皆立寅等捏合立寅等只合分立閏置到之業却無緣分  
析義兄財產若謂父母在不得別籍異財然丘如本是李家之  
子不礙上條但丘如既已有財產却不得再分立閏田業則立  
寅立寧亦自無說所有供贍繼父葬送母親丘如合當諸子分  
之一不可以前後異其心案引上各人讀示仍申臺麻

兄弟爭葬父責其親帶調護同丁辦葬事

天水

曾知府處置子弟輕重失中釀成今日之禍知府既指能其事  
往矣大夫葬有日二子正當平心定氣克終禮制了此大事顧  
乃各脩舊怨人執一說彼此求勝不知於奉親送終之義虧矣  
私慾既熾天理益昏爲之親戚故舊者所當開明義理反覆敷  
陳良心一還則百念皆正豈有天理終於晦蝕者哉而乃阿其  
所好不惟不能正教又從而詭諛之抱薪救火不但無益而已  
官司爲國家行法從今定斷自當聽從顧念名家之後父死不  
葬必待求直於官司將遂爲終身玷君子愛人以德義當存大  
體耳兩兄弟所執大人或是士子或宦家何苦各私所親自犯

不隨今請此六人者以曾氏名家葬親大事爲念各持公論極力調護使其兄弟各遂天倫之愛急辦葬親不惟免被官司督過抑且永爲鄉曲美事官司當以五日爲期坐待回報彬當同共致辨如更不體官司告戒之意三尺具存自當施行

夫婦

妻已改適謀占前夫財物

胡石壁

昔漢時有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戍邊將行爲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而有老母無他兄弟侍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終無嫁意三年

喪畢父母哀其無子早寡將改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母  
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  
立於世歎自殺父母遂不敢奪其志養姑二十八年而姑死盡  
賣田宅以葬之乃終奉祭祀世稱爲孝婦阿常爲巡檢之妻不  
幸夫亡猶有姑在老而無子輒獨可哀阿常若稍有人心只當  
終身不嫁與乃姑相養以生相守以死如陳孝婦之義可也夫  
死未及卒哭乃遽委而去之棄姑如棄路人易夫如易傳舍其  
心抑何如此之忍邪阿侯一身無所倚賴遂依其婢阿劉六婦  
以苟活則其不得已之情可想見矣阿常改嫁之後兩年之間

更不能走一介以訪問其啓處及聞其死也反與訟以取其遺  
資縱阿侯所蓄之數果如阿常所陳則養生送死皆阿劉夫婦  
之力既當其大事則以此酬勞亦所當然阿常替夫絕義豈可  
更有染指之念况未必有之乎律諸居夫喪百日外而貧乏  
不能存者自陳改嫁阿常喪夫於淳祐元年之二月至今年四  
月纔當除服而今改嫁已首尾三載若欲引百日外自陳之令  
據阿常所陳其夫囊中如此厚即非貧乏不能自存者矣然則  
坐居喪嫁之律從而離之夫誰曰不然張道檢身爲命官豈不  
識法知而與爲婚姻谷耳等論罪况此等不義之婦何安用之

嫁至于再已爲不可今自錢而徐自徐而張至於三矣朝彼暮  
此何異娼優之賤當其背錢而歸徐徐不以錢爲鑒而娶之故  
使其母不獲孝婦之養今又背徐而歸張張又不以徐爲鑒則  
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張巡檢既非本府所轄難以  
將阿常遠行取斷牒所屬徑自照條施行其可其否聽其區處  
但其男張良貴係是張巡檢之子與徐巡檢之家有何干預而  
輒橫興詞訐意在騷脅情理可憎合示薄罰決竹篋二十押出  
本府界所有阿侯財物有無更不追究仰阿劉夫婦以禮埋葬  
又據阿常所供稱徐巡檢身死之日存下見錢三百貫金銀器



凡十數項官會三千貫。最爾巡警之職俸給所入有幾。何一家衣食之外而囊橐又復如此。果何自而來哉。唐盧坦有云。凡居官。雖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饋於人。徐迺檢。若果有此財也。必剝下以致之者也。今遂歸於他姓之手。殆天不肯富不道之家歟。居其職者宜知所戒矣。

妻背天悖舅斷罪聰離

胡石壁

阿張爲朱四之妻。凡八年矣。適人之道一與之。終身不改。况  
歷年如此。其久者乎。縱使其夫有惡疾。如蔡人阿張亦當如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今朱四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運足能行初未嘗有蔡人之疾也阿張乃無故而謂之癡愚歎相棄背已失夫婦之義又且以新臺之醜上誣其舅何其恃之甚也在禮之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阿張既訟其夫則不宜於夫矣又訟其舅則不悅於舅矣事至於此豈容強合杖六十聽離餘人並放

女嫁已久而欲離親

胡石璧

三顯宗破券不檢屢遭刑罰其懿德以其玷辱門戶遂欲離親其說固未爲不是但婚姻重事所貴謹始纔是納采已不可悔

况成婚已越十九年之久乎。聶懿德係旌表門閭之後，可謂名  
家而乃以其女妻吏人之子，其無知無識亦已甚矣。事至今日，  
噬臍何及。况撮其女所供，自稱夫婦和睦如此，則是欲離者聶  
懿德也。其女固不願也。雖然，推原事情，却尚有可疑者。王顯宗  
刑餘之人，罪惡如此，父母國人皆賤之，將不待買臣之妻，然後  
求去矣。而阿聶獨依依然不忍去，豈果有烈女不事二夫之操  
哉。聶懿德所謂王伯慶逐子留婦，或者其因於此矣。事屬暗昧，  
不欲以疑似之迹而遽加罪於人，仰王伯慶遺阿聶還其父家，  
却不許擅自改嫁，俟王顯宗將來改過自新，俾為夫婦如初，如

此則王伯慶可免公李之嫌矣

夫欲棄其妻誣以曖昧之事

胡石璧

在禮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在法妻有七出之狀而罪莫大於淫佚虞氏得罪其姑至于興訟而所誣之事又是與人私通無此二事其不可復合亦明矣今江濱叟抱母鬻氏杖却隱諱前事只令押其妻虞氏自歸侍奉不知虞氏有何面目復歸其家官司合與究竟而虞氏方始明白牒邵武軍追江濱叟申解候到司日却喚上虞士海理對江濱叟追到再判在法姦從夫捕謂其形狀顯著有可捕之人江濱叟乃以曖昧之

事誣執其妻使官司何從爲據江濱更駟僧小人不知此義固  
不足責但事在有司須要結絕江濱更自知理屈於前事不敢  
堅執却又稱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奩器皿是虞氏盜與文俱有  
大槩是撰造無根之詞遷延歲月使虞氏坐困不願復合而休  
離不出於己其小人之尤者所謂器皿必有名件押下僉聽從  
實供供呈再判夫婦人倫之首禮經所重故曰妻之爲言  
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江濱更設心措慮欲奪其妻爲出無  
名遂誣以閨門曖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惡詞窮理屈又謂  
妻盜搬房奩器皿及勒令對辨則又皆虞氏自隨之物古者交

絕不出惡聲謂其實有此事猶當為之掩覆今江濱吏擇造事端以爲駭之行証其妻虞氏亦人爾尚何面目復歸其家虞士每既稱情義有虧不願復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聽離虞士海先放江濱吏勘杖八十押下州學引試別呈

緣妬起爭

王實齋

余文子既以女擇婿何必逐婿余氏既委身事夫何必背夫黃定既爲余文子之婿亦無不禮婦翁之理余文子許黃定毆打一節據知證店主人以爲余文子故入店內尋爭此不必問但起訟之端只因妾挂重生子黃定偏於愛余氏專於妬婦人不

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監定當應拜告其婦翁以謝往失  
仰余文子當屬遣女交姐還定責領併監立限改嫁柱首別覓  
乳毋庶息兩家紛紛之訟餘人故仍申

官族崔妻

天水

士大夫之後其子孫有賢有不肖固不能保其長有富盛不墜  
其家世然不幸至於流落失所雖官行法者得不為之惻然動  
心乎丞相秀國陳公先朝實與鄭國公富公並相五傳而至其  
孫思永去先世蓋未甚遠也思永之女嫁與吳子晦為妻亦是  
官家之後不能自立家道掃地與其妻寄寓於陳季淵之家陳

氏與針指以自給爲貧至此爲之奈何士大夫誰無惻隱之心苟知其事念之可也調恤之可也因其貧而利其人誘致以爲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雷司戶名門之後將以功名自期顧何利於一婦人而自犯不韙貽誚且評陳氏之母劉氏有詞官司以其爲陳秀公之孫不忍坐視其失身求爲上世之玷不得不爲施行追到吳子晦方且力諱其事索到雷司戶雇契再三詰問方據剖露詳其初欲雇之時始則招吳子晦飲酒誘致始留陳氏在其家一夕次日方令立契若將陳氏畧行究問必有甚不韙者司正不欲盡情根究耳先朝有士大夫部綱析隘將以



妻女鬻償官者名賢見之傾囊倒篋與之尋爲辨裝奩嫁遣使  
得所歸載入傳記迥爲美談雷司戶聞此事獨不有愧於心乎  
在法催妻與人者同和離法吳子晦合依上條定斷官司未欲  
盡情施行且令劉氏當官責領其女歸家若其夫子晦有可供  
贍不至失所却令復還萬一不能自給無從贍養其妻合從劉  
氏改嫁官司却當備條給據陳季淵名相之諸孫受人濡沫却  
與親姪女着押催契此豈復有人心引押下請門長自行遣仍  
牒門長照會從所陳住罷所給義庄米雷司戶幹人程八乙別  
具子晦免收坐併劉如圭放催契毀抹

孝

孝於親者當勸不孝於親者當懲

真西山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東廂申到如承  
信卽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遂平  
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  
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為  
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  
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繳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

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於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知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

取肝救父

真西山

百行莫大於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務也、詹師尹以父疾弗愈、到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鄉吏之子也、急親之、疾自親、其身不愛焉、人子之孝至此盡矣、然以匹夫小吏、能舍生以活其親、閭境士民間風、觀感相戒、以養陶成、純孝之俗、顧不美歟、詹師尹見此照條支給旌賞外、更特支給錢二十千、

發下仍安自可知縣與之補充優輕局分俾得以為孝養之資亦所以廣風勵之意也

不孝

不孝

蔡九軒

知縣五日一呈正所以柔道化之甚善甚善送縣於一日呈之時更訊五十以警其善心之生更改作兩日一呈仍收禁之滿一月不改解來

毋訟其子量加責罰如再不改照條斷 胡石壁

胡大為人之子而不能順其母遂致其母訟之夫母之於子天

下至情之所在也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合重  
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復可以如初矣  
且押下廟就本人家決十五令拜謝阿李仍令四鄰和勸如再  
不改前非定當照條斷罪、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及誣訴族人

方秋崖

阿王生而孤若怙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  
其下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迺飄棄出家不顧祖  
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為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  
之間哉族人哀念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

不可同年而論也。使當職處此遷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司既為將兩人勘錮監遷原處為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囂訟不休。然則養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師琇之讐人。邪不可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為貨不孝者也。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母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斂者於徒二年上重行決配。此師琇祖母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申昭會。

亂倫

婦以惡名加其舅以圖免罪

胡石壁

阿張為人子婦不能奉尊長首尾不及一年厥舅兩以不孝訟之據其所供醜不可道事涉曖昧虛實雖未可知然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將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况蔣八墓木已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阿張乃一過犯婦人若果見要於其舅亦決非能以禮自守而不受侵凌者此不過欲僥倖以免罪故以惡名加之耳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今蔣九因阿張之故遂至棄世父養出外

別居不顧父母之養不孝孰大其子當斷其婦當逐然後理阿  
張決十五押下射克軍妻不相追上將九扶六十押歸供待不  
許再有違犯如將八再有詞定當坐以不孝之罪。

子妻以姦妻事誣父

胡石壁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臺之  
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搆揚於外况  
事屬曖昧乎符同厥妻之言輿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  
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戒絕盡矣此風其可長乎決  
有黥配要不為過且以愚蠢無知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勒歸



本宗阿李恃慢舅姑亦不可恕杖六十餘人並放。

既有曖昧之訟合勒聽離

胡石壁

新臺之事委屬曖昧阿黃陳詞於外則以為有供對於獄則以為無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遂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當職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澁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躊躇似若有愧而不能言當職今固未敢決然以為無也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播楚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如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况此等醜惡之事只當委曲掩覆

亦不宜揚播以貽鄉黨之羞又尊卑之間又自如此縱無此事亦難復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此禮經之所以垂訓萬世者也阿黃之不見說於舅必矣其夫婦雖欲偕老其可得乎合勒聽離黃九二將女別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弟婦與伯成姦且棄逐其男女盜賣其田業 翁浩堂

謹按律曰諸姦總麻已上親之妻者徒三年揚自智與揚自成係是親堂兄弟自成娶妻邵氏生男女三人而自成亡使阿邵卓有婦德痛死憐生耕故夫之田祭死者以養其孤豈不義聲昭著雖有強暴之男孰得而侵凌之哉今則不然在夫卒哭制

中已與伯揚自智謹弄自智禽獸其行淫亂罔極遂併包阿邵  
歸芳為妻戒理敗倫聞者悲憤此猶其罪之次者最是自智阿  
邵成姦之後將自成男女盡皆棄逐將自成田業盡皆盜賣破  
入之家滅人之子絕人之祀雖行道之人所不忍為而自智阿  
邵忍為是乎罪惡至此上通天矣近親楊自達自淳祐元年入  
詞至今四年不曾剖決死者有知豈不銜痛茹憤于九泉之下  
當職因阿邵毋陸氏有詞乃得究竟本末陸氏非為自成聲冤  
者蓋自智破蕩淨盡阿邵無所存立故子毋相謀欲當官正名  
休離而去利在則棄同即異利盡則舍故謀新阿邵之計亦其

狡哉今官司只得盡情為之區處先正自智阿邵之罪引就王  
丙乙位下取自成男牙兒歸宗奉自成香火所有自智盜賣過  
自成田地六段內除一項給與男邵僧者勿問外五項皆謂之  
違法交關引就典賣主客人名下索回原契毀抹案為置立產  
簿願與之具戴當官印押給付牙兒執照併關鄉司起戶招稅  
但牙兒年小未能成立候取回日且付房長楊自達撫養田地  
付楊自達交收候牙兒年長令却自主堂楊自智免監贓踪押  
出慶州界阿邵斷訟責付陸氏交管盧自成等放

叔姪

叔母訟其姪打破莊屋等事

胡石壁

阿劉奉千十一之叔母也奉千十一當以事母之禮事之今使之至於不遠數百里赴愬於訟庭之下必有大不獲已者為人子姪而使其叔母至此豈可不知所蓋惡乎當職昨日見之書判繼而面諭所以全汝叔姪兄弟之誼可謂至矣盡矣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但阿劉所愬奉千十一打破莊屋等事恐亦不能無之今既欲釋叔母之忿復兄弟之歡豈可不伏辜謝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然則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其爭訟尤未已也若劉四十五彭鬼師等既非善良何可與之交涉群居終日

所談必非正言必非好事今後此徒皆當一切屏去則同室之內自此永無間言矣示奉千十乙仍帖縣究實劉四十五彭鬼師前後有無過犯如果為鄉曲蠹害照已追解來

叔姪爭業今稟聽學職教誨

胡石壁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當職德薄望淺不足以宣明德化表率士風而使爭爭陵犯之習見於吾黨有愧於古人多矣否則威之撻以記之正懼有所不容而已者而諸友乃能舉責善之誼以啓其良心使其叔姪之情不遠而復豈非區區所望於學校之士者歟示周德成叔姪仰即日稟聽明朋友教誨遂

為叔姪如初，若或不悛，則玉汝于成者，將不得不從事於教刑矣。

宗族

恃富凌族長

蔡父軒

本司以勸農河渠繫街水利，固當定奪本職以明刑弼教為先，名分尤所當急。范寬以富而凌，霍其窮困之族，叔動輒以服絕為言，如此則族之尊長皆可以服絕而毀辱之矣。後生小子不知有宗族骨肉之義，本合科斷以其稍能讀書，不欲玷其士節，押下金廳，請吳兼金抽楚二十以為恃富凌族長者之戒，仍帖。

縣嚴行不許富豪霸占水利以困小民其范格特與免遣詞人  
放

訟曾叔祖占屋延燒

胡石壁

甚哉銀元賡之不仁也銀仲貴為其曾叔祖老而無室廬正所  
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行道之人猶將念之銀元賡稍有  
怵惕惻隱之心則必將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假隙宇以處  
之矣一間茅舍所直幾何銀仲貴占借以居要豈得已而銀元  
賡乃遽興詞訟必逐之而後已邂逅延燒莫知所自遂疑其為  
銀仲貴之所為父子二人更迭論訴道乖綏族誼爽篤親朴作



教刑不容但已銀元廢決十下但銀仲貴為人尊長亦當自知羞恥自識去就豈可恃其身老行尊無所顧藉多行不義取憎於人髮短心長焉得無罪且責戒勵一次今後如更惹詞定行追斷。

誣族人行盜

方秋崖

駱伯友詐所失不過錫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則功總之親也昔人有遭盜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彼於凡人尚能如此而况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干連者數人縲繩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

人放

鄉里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胡石壁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此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

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網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等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里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原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親歷

六一詐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揚四俊使之故，揚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鬪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訟，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揚四挾六十，唐六一顏細八顏十一，當願責罪，賞狀不許歸鄉里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今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興教化之一端。

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鄉閭倡

胡石壁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乃筆相篋之務而已。因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

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  
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  
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  
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誘其  
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每閱訟牒  
率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稀米即為欺詐以  
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仇以相攻不特親戚鄰里友朋若不  
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讐然嗚呼天惟與我民  
彝豈若是哉益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此以見之

能為備當職其敢不自咎徒忿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言衷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禮。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僕以爵以貴貴。飲食必祭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受獻酬之義。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

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闕隍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與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煥之為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登親，以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

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輒有僭竝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肄業而推行之使郡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期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龍賁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鄉曲倡亶亶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其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鄙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縣居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戶與同志之



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為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州則豈惟郡人有耻且格雖由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過行禮時錄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錢酒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倣此者仰各縣米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為風俗之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終